

聂作平

从江宁到苏州

乾元元年(758年),47岁的杜甫在长安参加了一场饯别宴。饯别宴的主角叫许登,杜甫依唐人习惯,称其许八。许八时任拾遗,得到天子批准,打算回家探望老母。

许八的老家在南方的江宁,即南京。

在写给许八的诗中,杜甫回忆起弱冠之年的南游,并向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——正如猜想的那样,杜甫是通过大动脉般的运河从河南前往吴越。

杜甫在诗中回忆了旅途中印象深刻的两个地方,一个是淮阴(今淮安市淮阴区),一个是京口(今镇江):“淮阴清夜驿,京口渡江航。”

杜甫从洛阳顺流而下后,在荥阳附近的坂渚,他的船进入了隋朝修建的通济渠。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又称汴河,也就是宋人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描绘的那条帆樯云集,从开封市中心流淌过的河。舟次宋州(今商丘)、永城等地后,在泗州(今盱眙一带)入淮河。沿淮河行进到楚州(今淮安),进入了另一条更古老的运河,那就是始凿于春秋时期的邗沟。邗沟连接的是淮河和长江。之后,杜甫再溯长江而上,抵达了长江之滨的江宁。

非常巧,如同上一年在郇瑕结识了韦之晋和寇锡两个终生好友一样,在江宁,杜甫认识了另外两个人,同样成为交往一生的好友。一个是许登,一个是杜甫称为曼上人的和尚。

秦淮河从南京市区流淌而过,在市中心形成一个U字形,U字形内里,有一系列差不多少等同于南京古迹的古迹:夫子庙、贡院、桃叶古渡、白鹭洲、乌衣巷、寸花门、南唐城墙……

与这些古迹相比,古瓦官寺的名气和规模都要小得多,并且,虽然它的名字前冠了一个古字,看上去似乎并没多少古意。

如今藏身小街深处的古瓦官寺,建于东晋兴宁年间,已有近1700年了。瓦官寺的得名,源于该寺寺址,原是政府管理陶业的瓦官的办公地。南朝梁时,在寺里修建了一座高达二百四十尺的瓦官阁,成为南京最壮观的建筑。

瓦官寺南面和西面均为秦淮河,直线距离不到500米。自从瓦官阁落成后,就成为登临送目的绝佳去处。

杜甫前往江南之前六年,与他同为唐诗双子星座的李白,也在江南漫游。他同样登上了瓦官阁。那是一个清晨,从瓦官寺里传出一阵阵鼓声。李白目远眺,但见“钟山对北户,淮水入南荣”;他感觉高耸的瓦官阁,“杳出霄汉上,仰攀日月行”。

杜甫也登上了瓦官阁,并游览了阁下的瓦官寺。与他同游的,就是新结识的朋友许登。

杜甫擅长书法,但不能确认他是也擅长丹青。不过,一个不争的事实是,他非常喜欢赏画,并留下了多首题画或咏画诗。

在瓦官寺,杜甫欣赏了顾恺之的作品。东晋人顾恺之乃中国绘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,诗、书、画俱精,人称三绝,尤擅人像和佛像。唐代文艺理论家张怀瓘评论南北朝的三位重要画家时说:“张僧繇得其肉,陆探微得其骨,顾恺之得其神。”

顾恺之的作品绘在瓦官寺北边墙壁上,题为《维摩诘变相图》。由于实在太喜欢此画,许登便送了杜甫一幅他收藏的临摹本。将近30年后,杜甫对此事依然记忆犹新。他除了在写给许登的诗里旧事重提外,晚年流落成都和夔州时,又分别在两首诗里提及。

纵观杜甫一生,他对顾恺之、曹霸等画家的画作,对张旭、怀素等书法家的书作,以及对公孙大娘师徒的剑器舞和对李龟年的歌声的由衷赞美,以及内行而独到的评价,都向我们暗示了一个必然事实:杜甫有着广泛的爱好和全面的艺术修养。这种爱好与修养,对他的诗歌,显然是一种潜滋暗长的帮助。

唐代,不仅文人能诗,帝王将相乃至僧尼方道,都不乏吟哦之士。古人把能作诗的和尚称为诗僧。杜甫在江宁结识的新朋友曼上人,便是一个热爱诗歌的诗僧——分别28年后,在为许登举行的饯别宴上,杜甫知道许登回去后一定会和曼上人见面,因而写了一首诗,托许登带给曼上人。诗中,杜甫很关心的问题是:曼上人年事渐高,还写诗吗?如果还能写的话,谁能把他的作品转给我读读——“旧来好事今能否,老去新诗谁与传?”

28年前旧游的点点滴滴,一幕幕浮现在杜甫眼前,于是,他把它们写进了

南游『唐诗路』

杜甫和他的『间隔年』(之二)



▲成都杜甫草堂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工部祠前扮演杜甫赋诗题字。新华社资料片

诗中:“棋局动随寻涧竹,袈裟忆上泛湖船。”

杜甫喜欢下棋——后来闲居成都西郊浣花草堂,有时没有对手,他就把夫人杨氏拉来充数,所谓“老妻画纸作棋局”。这位曼上人也喜欢下棋。曼上人修行的精舍很雅致,那是江宁城外的一道山谷,谷中,有一条幽凉的山涧。涧边,翠竹亭亭,二人就在面涧的窗下对弈。日头移动,翠竹修长的影子变幻着角度投进房间。

两人还一同游湖。他们一僧一俗,一个袈裟,一个青衫,划着一条小船荡舟湖上——诗歌、围棋,都是他们的谈资。

因许登还乡,杜甫想起多年未见的曼上人,想起青春年少的风雅和浪漫,而今老之将至,不由泫然泪下:“不见吴公三十年,封书寄与泪涓涓。”

唐代,今天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市区、崇明岛,以及长江北岸的启东、海门、南通尚未成立,江阴以下即为长江口。长江口是一片巨大的喇叭状水域,江海相接,潮涌潮落,十分壮观。是故,从江宁东下前往苏州的杜甫,一度打算坐上海船,航海去日本,“东下姑苏台,已具浮海航”。不过,杜甫到底还是没有出海,“到今有遗恨,不得穷扶桑”——毕竟,在唐代,出海是一件有相当风险的事。尽管那时候,我国东部地区的诸多港口,已有驶往日本、新罗等地的商船。

苏州是杜甫江南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地。

唐代的地方行政机构,本为州、县两级;然而,等到原本作为监察机构的道渐渐成为行政实体后,便演变成了道、州、县三级。同时,在重要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中心又设府,府分为大都督府、都督府。

苏州的级别为州。唐代的州,按各州政治地位、军事要害、人口多寡等标准,划为七个等级:辅、雄、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下。

辅州仅四个,均环绕长安,相当于首都卫星城,即同州、华州、岐州和蒲州。雄州有六,在东都洛阳周围,即郑州、汴州、陕州、绛州、魏州和怀州。望州有十(中唐后有所增加),都处于中原膏腴之地,如宋州、许州、卫州、相州。紧州多是地处要冲,治理紧要之地,如徐州、蔡州、楚州、鄂州、彭州、蜀州。上、中、下三州则主要以人口划分,即四万户以上为上州,二万五千户以上为中州,不及二万户为下州。

七个等级中,苏州属于紧州。虽然只属第四等,但前三等的总数也只有二十个,因而苏州在几百个州中的地位非常重要。

在长诗《壮游》中,杜甫写道:“王谢风流远,阖闾丘墓荒。剑池石壁仄,长洲芰荷香。嵯峨闕门北,清庙映回塘。每趋吴太伯,抚事泪浪滚……蒸鱼闻匕首,除道咽要章。”

几句诗中,除第一句说的是江宁,最后一句说的是会稽外,其余几句说的都是苏州——苏州的人、苏州的事、苏州的遗迹与历史烟霞。很明显,杜甫游历了他诗中提到的这些苏州名胜,联想起发生在这些地方的诸多旧事,凭吊之际,感慨万千。

与他国文人相比,中国文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喜欢怀古。不知是悠久的历史传承使然,还是六经皆史、文史哲不分家的习惯使然。总而言之,中国文人喜欢凭吊,喜欢怀古,喜欢在古

人的故事里,掉自己的眼泪。

苏州城的横空出世,可以追溯到先周时期,相当于商季。当时,生息在今陕西岐山周原一带的周人,其部落首领为古公(又称公亶父)。古公有三个儿子:太伯(又作泰伯),虞仲和季历(又作姬昌)。

季历的儿子叫姬昌,“有圣瑞”。古公经常念叨:“我世当有兴者,其在昌乎?”流露出想将君位传给小儿子季历,以便再传姬昌的念头。

太伯和虞仲看出父亲心事后,为了成全父亲,兄弟俩离开周原,前往当时还属蛮荒之地的江南,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建立了吴国,又称勾吴、天吴。

第一个在苏州筑城的,据说就是太伯。

太伯之后,他的后裔阖闾令勇士专诸将匕首藏在烧熟的大鱼里,趁着给他的堂弟吴王僚上菜的机会,从鱼腹里抓出匕首,把吴王僚杀死,从而登上吴国王位。这就是杜诗里说的“蒸鱼闻匕首”。

阖闾即位为吴王后,在伍子胥、孙武两位重臣的辅佐下,励精图治,富国强兵。阖闾之前,吴国都城在苏州下辖的吴县(1995年撤销,改设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)。阖闾上台后,令伍子胥修筑了两座城,一座称为大阖闾城,作吴国国都,在今苏州木渎;一座称为小阖闾城,作军事堡垒,在今无锡。

阖闾即位后,在伍子胥、孙武两位重臣的辅佐下,励精图治,富国强兵。

杜甫南游的船只,便从邗沟驶过。阖闾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——关于春秋五霸,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,除了齐桓公、晋文公两人是每说均有外,另三人则各说不同。其中,墨子提出的五霸,即有吴王阖闾。

今天的苏州是国内最知名、最具人气的旅游目的地之一。

在苏州古城西北部,平坦的平原上,隆起一座树木幽深的小山,那就是虎丘。

阖闾去世后,安葬于此。虎丘名字的由来有两说,一说是阖闾葬后第三天,有一头白虎蹲在坟上;一说山的形状如同一只蹲着的老虎。

虎丘山上,有一座略微倾斜的塔,因位于虎丘山上,俗称虎丘塔,其本名叫云岩寺塔。虎丘高40米,塔高近50米,在没有高楼大厦的古代,虎丘便成为从西面前往苏州城的旅人最先看到的苏州建筑,故有“先见虎丘塔,后见苏州城”之说。

杜甫却没看到过虎丘塔,因为虎丘塔修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(959年),那时,杜甫已经去世快200年,墓木早拱了。

不过,虎丘本身和虎丘剑池,杜甫却一定寻访过。

通往虎丘的山路尽头,有一块巨石,称为千人石。站在千人石旁向北望,“别有洞天”圆洞门一侧有“虎丘剑池”四个遒劲的大字,系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儿子颜頵所书。颜頵比杜甫小37岁,要等到杜甫游江南之后17年才出生。那么,杜甫注目过的剑池,肯定还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四个大字。

圆洞内,右壁刻“风壑云泉”,行书,系宋代书法家米芾手笔。当然,杜甫也不可能见到。左壁,刻“剑池”,篆书,这个,杜甫见过的,它出自王羲之之手。

石壁上一汪潭水,即为剑池,长约40余米,深据说有6米,终年不干,清澈见底。这就是杜甫诗中所说的“剑池石壁仄”。相传,曾经叱咤风云的阖闾,他的坟墓就在剑池下面。

伍子胥所筑的大阖闾城,周遭共八道城门。八道城门中,数西北门最为壮观雄伟,名为阊门。所谓阊门,原是神话中所说的天门。以阊门命名,极言高大,乃至直通天上。阖闾西征楚国,大军从阊门而出。为了表示必胜信心,他将此门称为破楚门。

阊门外,东汉年间建有纪念太伯的祠庙。从杜甫诗中可以看出,他从江宁而来,先抵苏州西门外,在虎丘凭吊了阖闾后,向南到太湖之滨的长洲赏荷——由此可知他是夏天来的。之后,他在阊门外的大伯庙里祭祀了太伯,然后从阊门进入苏州。杜甫边走边看,发生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往事历历在目:太伯奔吴,专诸刺僚,子胥筑城,阖闾争霸……这些往事里,品性高尚的太伯最令他感动。他应该不只去过太伯庙一次,不然就不会用“每趋”的说法,而每一次去太伯庙,他都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苏州下一站是会稽,即浙江绍兴。春秋时,苏州属吴国,会稽属越国。吴越争霸数十年,阖闾征越受伤而死,遗令太子夫差复仇。夫差果然大败越国,但占领越都后,却不听从伍子胥建议,一举吞并越国,于是养虎遗患,后来被卧薪尝胆的勾践击败。夫差自杀身亡,吴国灭亡。

吴越也是秦始皇巡过的地方。有一种说法,虎丘的剑池就和他有关。据说,秦始皇想得到阖闾用于陪葬的鱼肠剑,下令掘开阖闾墓,但最终他既没能找到阖闾墓,更没能得到鱼肠剑,而是在掘墓过程中,留下一个大坑。这个大坑就是剑池。

杜甫熟读经史,对这些故事了然于胸,因而浮想联翩,“枕戈忆勾践,渡浙想秦皇”。

杜甫游江南时,这座庙刚刚落成。

杜甫游江南时,这座庙刚刚落成,而喜欢凭吊追怀的杜甫,也应该造访过马臻墓和太守庙。

另外,杜甫看到的镜湖远比我看的更为辽阔浩森——北宋以后,由于筑湖垦田,镜湖大大缩水。

杜甫的爷爷杜审言的好友宋之间,在杜甫游镜湖前20多年贬越州长史。他曾在在一个早春泛舟镜湖并留有诗作。对这位前辈的作品,杜甫是熟悉的。那么,游湖之时,他或许会想起这位人品不那么高洁的前辈的诗句:

芦人收晚钓,棹女弄春歌。

野外寒事少,湖间芳意多。

杂花同烂漫,暄柳日逶迤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描写江南生活时用了一个词:饭稻羹鱼。意思是以稻米饭,以鱼做菜。

在越中,来自北方的杜甫品尝到了南方水乡的河鲜,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很多年后,当他在长安与郑虔同游一个何姓将军的山林,并在何将军府上吃饭时,席间恰好有在他早年留下了美好记忆的河鲜。

“鲜鲫银丝鲙,香芹碧涧羹”,也就是把鲜活的鲫鱼切成银丝,浇上芹菜熬成的汁水。味蕾的记忆如此牢固,他一下子就想起了越中,“翻疑舵楼底,晚饭越中行”——我怀疑这不是在长安的舵楼下吃饭,而是像在越中用晚餐。

根据杜甫晚年追忆,少时,他开始与当时的文坛名士魏启心、崔尚等人交往,这些人不因其年幼而轻看他,反而极力赞扬他。称他的才华足以和班固、扬雄相提并论——“往昔十四五,出游翰墨场,斯文崔魏徒,以我似班扬”。

当杜甫的才华初露时,比他年长11岁的李白正在漫游。或者说,李白在漫游中,来到了一个此后多次赞不绝口的地方——这个地方,就是剡中。

一生中,李白四入浙江,三进剡中,除了留下一大批歌咏剡中的诗作外,以后,即使他已离开剡中,但只要遇到奇山异水,总会下意识地以剡中做比喻。晚年,他甚至想终老剡中。可见其对剡中的喜爱。

李白初游剡中五六年后,杜甫也来到了剡中。

春秋时,剡中属越国。汉景帝四年(前153年),置剡县,管辖今天的嵊州市和邻近的新昌县,属会稽郡。剡县建县后,除了新莽时短期改名忠县外,一直到宋朝,都称剡县。

北宋的一场战乱,让剡县改了名字。这种改名原因,数遍中国历史,也是不多见的。原来,北宋宣和年间,方腊在青溪起义,受其影响,剡县人裘日新也起兵响应。后来,起义遭到镇压。参与镇压的越州统帅刘述古认为,剡县动荡不安与“剡字两火一刀,有兵火象”有关,于是奏请朝廷,宣和三年(1121年),剡县改名嵊县。嵊县的得名,缘于县境东部一列青幽的山峰:嵊山。

嵊县存续了874年,一直到1995年,嵊县撤县设市,改名嵊州市,属浙江省绍兴市。嵊县的名字来自青山,剡县的名字则来自绿水。

嵊州城区地处盆地边缘,城中四望,都能望见起伏的山峦。市区内,两条源自山间的河流交汇后,始称剡溪。一条是南来的澄潭江,一条是西来的长乐江。澄潭江从剡江底坡度大,水流湍急,又称雄江;长乐江从剡江底较平,水流缓慢,又称雌江。

每年夏天,洪水来时,雄雌两江汇合后,中间会夹有一条细长的银色带状水流,两江泾渭分明;雄江浑浊,雌江清澈,直到远处才融成一色。

发源于山地又流经山区的剡溪,在嵊州境内有30多公里。流入邻近的上虞后,称曹娥江,是为钱塘江最大支流。30多公里的剡溪,江流迂回曲折,夹岸青山,形成了剡溪九曲胜景。

上世纪90年代,有学者提出曹娥江乃是唐诗之路。所谓唐诗之路,就是一条从钱塘江出发,经萧山到绍兴鉴湖,沿浙东运河到曹娥江,然后南折剡溪,经天姥山抵天台山的唐代诗人漫游热线。

作为唐诗之路的精华部分,剡溪只是一条山间小河,它的长度仅为长江的百分之三。但是,唐代竟有包括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孟浩然、白居易、杜牧在内的400多位诗人到此游历,写下了上千首作品。其中,直接有剡字的就有168首之多。剡县、剡溪、剡中、剡江、剡山这些词语时常出现,而出产于此的剡藤纸、剡茗等特产和发生在这里的一系列典故,也在诗中屡见不鲜。

可惜,由于时代久远,杜甫为剡中所写的诗歌没有任何一首完整地留下来,我们仅仅知道的是,在追忆性的自传作品里,他给剡中写下了两句诗,十个字:

剡溪蕴秀异,欲罢不能忘